



主编 王兆成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历史学家茶座

合订本

1

第1—4辑

葛剑雄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刘吉纯 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王 凡 马晓先女士谈江青

宋德金 风雨毛家湾

散 木 曾经有过的故事——兼说“假如丁玲和彭德怀结婚”

梁 晨 民国年间清华园里的“神仙”生活

葛兆光 以“国家”的名义

吴 思 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战、守、和”及抢劫的政治经济学

何兹全 忆白寿彝公

胡 戟 别来无恙，高夫子！

苏双碧 毛泽东对吴晗《朱元璋传》评价的再思考

巴 人 蛛丝马迹之于历史——读《杨尚昆日记》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主编 王兆成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历史学家茶座

合订本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4辑)合订本 / 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09-04679-4

I. 历… II. 王… III. 史学-丛刊 IV. F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985号

责任编辑:王海涛

封面设计:李海峰

历史学家茶座(第1~4辑)合订本

王兆成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规格 16开(170mm×228mm)

印张 40

字数 640千字 插页 13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4679-4

定价 5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肖黎

历史学家茶座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第一辑



葛兆光：以“国家”的名义

王子今：开会的历史

马宝珠：王韬西游二三事

庞朴：艰难的羽化——20世纪80年代编辑生涯杂忆

刘吉纯 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徐庆全：葛伯赞的一封未刊信

张小也：你将不再是“那个历史学家”——我们为什么要走向田野

邸永君：自然生命与学术生命



主 编 = 王兆成

执行主编 = 肖 黎

学术助理 = 阿 童

编 委 会 = 于 沛 马宝珠 王子今 王学典 王春瑜
王曾瑜 仲伟民 朱政惠 刘志琴 苏双碧
宋德金 施宣圆 徐庆全 徐思彦 徐秀丽
黄朴民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 ■ 出 ■ 版 ■ ■ ■ 山 ■ 东 ■ 人 ■ 民 ■ 出 ■ 版 ■ 社 ■ ■ ■ ■ ■
S h a n D o n g P e o p l e ' s P u b l i s h i n g H o u s e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 | 历史学家茶座 1

卷首语 肖黎

历史是过去时，但谁也不能否认历史与现实及未来的因果关系。大多数人关注历史——无论事件、人物、经验、教训，其着眼点还是为着现实和未来。也有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客观似乎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却是历史学界面对现实中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时的缺位与失语。

其实，历史与现实哪里能隔开呢？研究历史，不着眼于现实，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研究历史，书写历史，是不应该切断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真正关注现实，才有可能以更深广的目光切入历史，成为一个有担当的历史学家。行文至此，我很想说一下张纯如。很难说她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她却用自己的热忱做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事。因为她用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来凝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无法忽略的伤疤。张纯如走了。关于她的走有着种种猜测，作为史学界里的一员，我在为如此年轻而灿烂的生命陨落觉得惋惜的时候，也有一些内疚。如果，如果我们可以对现实关注更多，如果，如果我们能更切实地为历史做一点什么……

让历史切入现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得有让人喜欢的话题和风格。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快节奏、重效率的时代，但人们也更需要休闲和放松。因此，有味、有趣和有用，就是我们作者、编者应为之努力的方向和追求。《历史学家茶座》今日开张，“茶客”们不弃，尽可以在这里谈学问，话家常，品茗论道，雅俗共赏。这厢有礼，请了！



目 录

卷首语 | FORWORDS

史家有言 | PERSPECTIVES

- 009 葛兆光 以“国家”的名义
012 张国刚 假如海伦生在中国
016 朱月白 服装:时间的味道
020 王子今 开会的历史
025 赵世瑜 “南蛮子盗宝”故事的历史隐喻

人物 | FIGURES

- 031 马宝珠 王韬西游二三事
037 刘志琴 一代“猴王”的婚恋悲剧

往事 | THE PAST

- 042 庞 朴 艰难的羽化——20世纪80年代编辑生涯杂忆
053 王宏志 京师大学堂旧址随想

名家 | CELEBRITIES

- 060 何兹全 忆白寿彝公
062 张克非 赵师伧生印象

访谈 | INTERVIEWS

- 068 刘 红 王曾瑜 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访王曾瑜先生

口述 | ORAL ACCOUNTS

- 074 刘吉纯 丁 丑 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078 邬吉成 王 凡 在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逝世的日子

书札 | LETTERS

- 085 徐庆全 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
097 逯耀东 雪人已融——给周棣楷、黄清连的信

学界 | ACADEMICAL CIRCLES

- 100 张小也 你将不再是“那个历史学家”——我们为什么要走向田野
106 王学典 走入田野 重返故土——近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向
111 尹韵公 历史的细节
117 黄朴民 困惑的历史
123 仲伟民 后现代：历史学的悼词还是福音？
128 朱政惠 纠结的历史方法

札记 | ESSAYS

- 131 王曾瑜 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中国通史》彩图版
136 王同策 给读者一个更真确的行老形象——《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大醇小疵
141 王春瑜 说食古
144 宋衍申 读《汉书·循吏传》
150 胡宝国 读《方言》 说历史
153 魏宏运 我的书屋
157 邸永君 自然生命与学术生命

以“国家”的名义 葛兆光·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么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抄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大方的背后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上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让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

·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说,害怕一言成讖。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編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几十年以后,元祐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褻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的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祐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褻之文,不得雕印”。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了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祐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渡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国家,

以“国家”的名义钳制新闻出版的行为,似乎接连不断。北宋的大观二年(1108),由于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械的,就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来考试的时文和导致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说因为读了书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舆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假如海伦生在中国 张国刚·

红颜祸水，自古云然。刘向的《古列女传·孽嬖》虽不是始作俑者，却也是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该卷收录15篇故事，讲述16个“孽嬖”女子（有两位合在一篇）凄惨的往事。往事并非如烟！这些女子究竟有些什么“祸国殃民”的罪恶呢？细细品来，不外如下数种。

一曰，淫乱后宫，玩弄权术。鲁桓公夫人齐侯之女文姜、鲁庄公之夫人齐侯之女哀姜、鲁宣公夫人齐侯之女缪姜、齐灵公夫人鲁侯之女声姬、卫灵公夫人宋女南子等5位属于这类。此外，商纣之妃妲己或也可算入此类。在接受包括妲己事迹在内的所有叙述都为真实的情况下，这一类女子不仅不守妇道，还有玩弄权术之嫌。且不论她们是否有保护自己的隐私而不得不为的正当性，毕竟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玩弄权术而殃及国家利益，总是有可指摘之处，被刘向这样的儒生不齿也不算太冤。

但还有一位卫灵公之女卫伯姬，虽与淫乱后宫无关，却也因私情获罪。卫伯姬是因南子之谮而被废的太子蒯聩之姊，嫁与孔文子，其子孔悝为继灵公之位的出公的宰相。卫伯姬在丈夫死后另结新欢，这时她的弟弟蒯聩图谋夺位，为获得她的帮助而许诺即位后让她与情人结为夫妻。于是卫伯姬设计强迫儿子孔悝与蒯聩结盟，蒯聩终于即位为庄公但却杀了伯姬的情人，而出逃的出公并不罢休，卫国因此祸乱频仍。这一切都被归罪于南子和卫伯姬。卫伯姬就比较冤了，史家评她纯是因男女私情而违反“夫死从子”的规

*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训,但揆之常理,她的行为中岂能没有念及姐弟之情的成分呢?而她的弟弟却在达成目的后丝毫不念手足之情。其实卫伯姬不过是个轻信他人的可怜女子。

二曰,争位邀宠,祸乱之源。属于这类的有4位:卫宣公夫人齐侯之女宣姜、晋献公夫人骊戎之女骊姬、赵武灵王之后吴广之女吴孟姚、赵悼襄王之后倡后。在这几例中,往往是先王驾崩,幼子初立,从前遭废黜或驱逐的王储重新出来夺权,以致国家陷于混乱,于是当日那些女子们废长立幼的图谋就被看作祸乱之根源。倡后的情况稍有例外,她的罪名除争立己子外,还有多收秦赂、指使儿子赵王诛杀名将李牧,以致赵不敌秦而终至亡国。这一类女人其实真让人不忍心去一概责怪,趁着自己受宠时争取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这是无情的生存环境迫使她们做出的竞争性行为。而且,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政治权术或残酷手段,那么被指责也无可非议;但有些看起来只是发挥了身为国君宠妃的影响力。

三曰,美丽过度,倾人城国。属于这一类的刘向记载了4位:夏桀之妃末喜、周幽王之妃褒姒、陈女夏姬、齐东郭姜。而她们是最无辜的一类,既不曾玩弄权术,也不曾祸乱宫廷,只是因为倾国倾城的美貌太令男人着迷。末喜被责为“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而通篇叙述中最直接反映她薄于德的似乎就是“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只是夏桀太迷恋她了,以致忘记身为国君的责任,沉溺于乱孽无道之行。褒姒的罪过只因她是一位冷美人,于是周幽王这个庸医竟想出以种种既愚蠢又不恤民力的方法来医治她的重度忧郁症,烽火戏诸侯时的一笑并非褒姒被治愈的证明,而周幽王荒唐举动造成的恶劣后果却要由她来承担。夏姬和东郭姜非常类似,本只是民间女子,却因天生美艳而倾倒众多王侯公卿,争风吃醋中竟兵戎相见,或至国丧族灭身亡。东郭姜在齐国引起一国君死而三室灭,夏姬则在陈国和楚国都引起巨大风波。

还有一位情况特殊,只能自成一类,这就是楚考烈王之后、赵人李氏女。初为春申君之妾,时因考烈王无子,怀孕不久便向春申君自荐入宫,以期春申君之子继承楚国。入宫后被立为王后,生春申君之子和考烈王遗腹子,先后为幽王和哀王,但哀王又遭考烈王之弟袭杀。时已为楚国末世,这种乱局又被追究到考烈王王后。

综观刘向的这些幅“红颜祸水”图,其背后隐藏着两块重要的调色板:一是“重女轻男”!二是成王败寇!

刘向把本该为这一场场政治变乱直接负责的男人们统统开释了,呈现出“女子问责制”的特点,凡可找到女人承担责任的,一定优先考虑女子。赵悼襄王在李牧阻止他娶倡后时说:“乱与不乱在寡人为政”,这才是为政之人应说的话,可见当时的执政者并非一概逃避自己的责任,后世的评论者却忙着把所有宫廷事变都归罪于女子。无论是因贪恋美貌而致亡国败身,还是惑于妇人之言做出糊涂决定,又或是无能察觉和阻止后宫弄权,只是反映出国君或执政公卿没有担当要职的足够品质。套用当代语言,就是没有担任政府重要公职的足够素质,或碌碌无为,或公私不分、公权私用。后世儒生不从导致政治变乱的当事人去寻找原因,却要让一介弱女来担当所有罪名,仿佛这些原该是男子汉的人倒都成了楚楚可怜的受害者。“红颜祸水”永远是儒生们解释中国历史因果循环的普适性理由,也是他们为他们不争气的前辈同胞们开释时的万能理由,甚至也会成为他们潜意识中为自己开释的理由。把责任推卸到某个女人身上是多么简单,而历史书写者以这种方式来分析历史,总给人以不负责任的嫌疑。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废长立幼何止如此区区数例,但刘向提到的这几位女人的王子们都不幸为乱世之主,作为母后的罪名就大得多了。比如楚幽王,其身世与秦始皇多么相似。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刘向所写,乃春申君之侍妾主动请求入宫,而恰可能是春申君在使用如其后辈吕不韦那样的阴谋诡计。但历史的解说者开释了春申君而以一个女子替罪。不仅如此,刘向并没有把命运类似于楚考烈王后的秦始皇生母列入“孽嬖”,因为秦始皇是政治上的成功者,与他的出身有关的阴谋就相对无足轻重了。

刘向为什么要如此编排已经死去数百年之久的女人们呢?这恐怕要从汉代儒家伦理意识形态化正在建立和极力推广上去讨论。此点涉及内容太多,容易引出枝蔓。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刘向通过讲述这些历史故事,不仅是在建立和宣传儒家意识形态中红颜祸水的历史观,还有现实的政治指向。汉代母后临朝者众,谁能说作为汉室宗亲的刘向在故事里没有借古讽今的弦外之音呢?

刘向的故事还为传统历史叙事中的女人观开了恶例。在刘向笔下,那些纯然因为貌美吸引人的女子罪莫大焉,因为美貌给人造成的心灵震撼和举止夸张破坏了上古所设立的社会秩序与精神秩序。这种评价纯粹是汉以后的儒生以己度人。其实美貌即使有罪,也是在于给美貌者自身招致灾祸,于他人又何罪之有?从刘向所描述的种种事件来